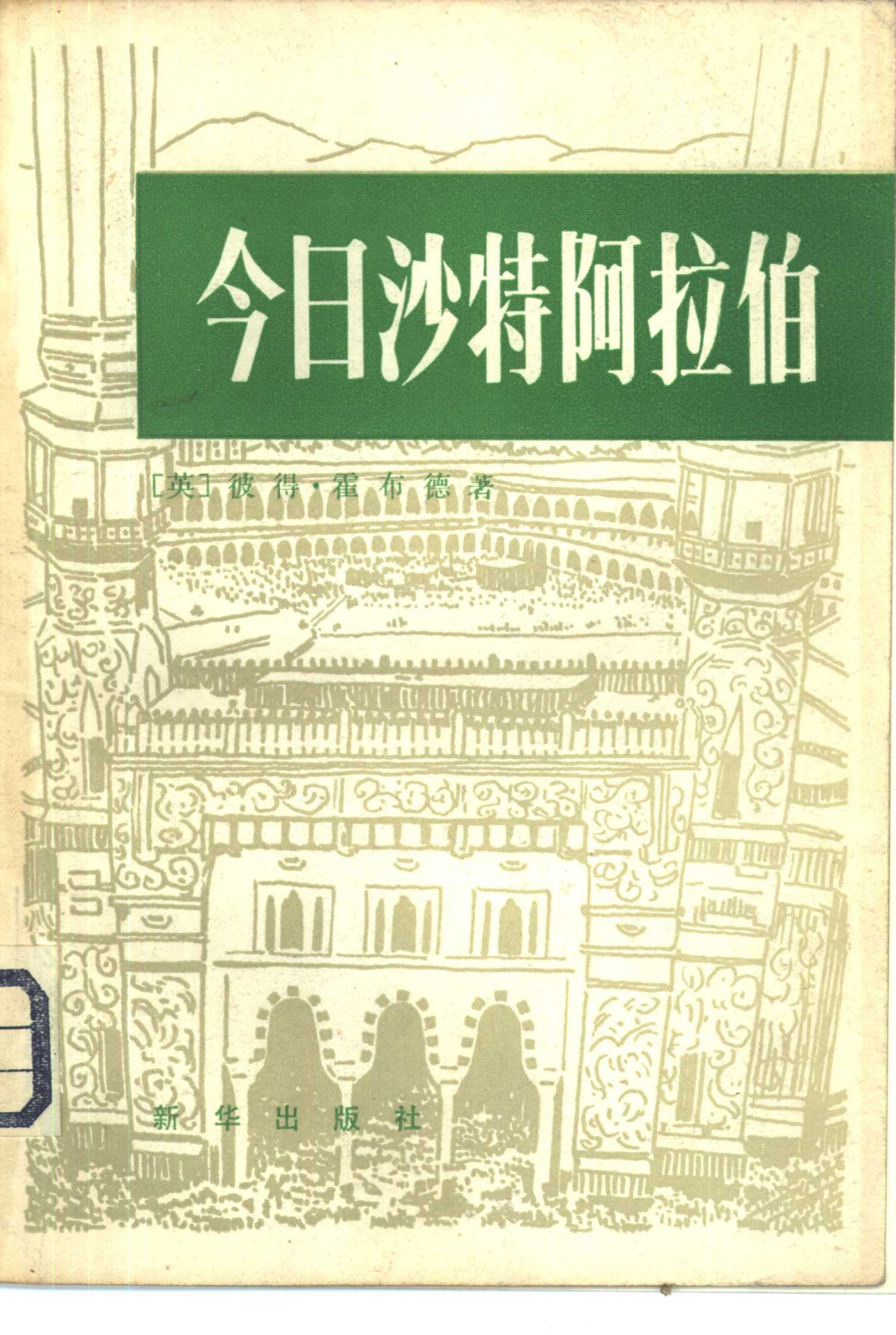




今日沙特阿拉伯

[英] 彼得·霍布德 著

新华出版社

今日沙特阿拉伯

(英)彼得·霍布德 著

周仲贤 余程 译

王禹 校

新华出版社

今日沙特阿拉伯

[英]彼得·霍布德 著

周仲贤 余 程 译

王 禹 校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12000字

1981年3月第一版 1981年3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2203·001 定价 0.52 元

序 言

本书不是为那一小批研究阿拉伯问题的专家们而写；他们有关中东的知识是我永远也没有希望赶上的。我心安理得地利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切可能的场合，总是对他们的学术成就给予应有的承认。然而，他们对于各次事件的细节和广博知识所给予的注意却远远超出了本书颇为有限的范围。我的目标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一般的读者，他们听说过沙特阿拉伯——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并要求读到一本有趣的书，介绍这个国家：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和它的将来。一个富有的沙特阿拉伯人能够拿出 300 万英镑给油轮主人拉维·迪科，买下他在汉普斯特德的那幢房子作为赠给自己外甥的礼物，这一事实给普通老百姓提供了某些迹象，使他们看到富有究竟意味着什么。沙特阿拉伯是非常富有的——如此富有，就象有些人曾经计算过的那样，以致可以在 18 个月里把在伦敦股票交易所挂牌的全部股票统统买下来，或者在 5 年内把各国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统统买下来。它是如此富有，以致各地商人都竞相来到它的门下，希望能在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中分到哪怕是很小的一份。在越来越大

的程度上，金钱所带来的权力正被用来把沙特阿拉伯变成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然而，这个百万平方英里的阿拉伯半岛变得如此炎热，以致半岛上绝大多数花得起钱的人都前往欧洲度夏。这个国家的一半渺无人烟——鲁卜哈利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除了该国领导人飘垂的长袍，达兰地区由天然气燃起的火焰以及它的财富的重要性之外，人们对沙特阿拉伯知道得很少。报纸上的文章倾向于仅仅详细描述沙特阿拉伯人生活的表面现象——反对钱来得太多太快所带来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看来正在输掉。各种报纸每天都记下领主们的活动——他们的女人，他们的高速汽车以及他们挥金如土的作风。最近有一本书试图突出谈谈藏在面纱后面的妇女们的一些问题——然而，该书的欧洲人观点，对那些在沙特阿拉伯人看来是取得了明显进步的事物进行了曲解。

作为另一个欧洲人，我能不能干得稍微好一些呢？也可能不行。但是，至少我一定试着去理解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压力和负担——并且承认，在强加给沙特阿拉伯的时间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它却正在把这些变化处理得象人们所能预期的那样好。过去几年里，英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毕竟也是戏剧性的，而且在英国有时感到，变化来得太快，不舒服。请设想一下，如果你已经赢得足球赛的赌注，你的感觉会是怎样的？请设想一下那种迫使你分点什么给朋友和邻居的压力。请设想一下你会突然发现多少朋友和邻居。你要的是哪一种生活呢？你能在你的余生之年勇敢地对付一种豪华的生活而

不感到你所放弃的正是你所喜爱的东西吗？如果你有过一种深厚的宗教信仰，你的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享乐要求的牺牲品呢？

好吧，这就有点象沙特阿拉伯——只是它不是一个家庭，而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比较新的国家，正在经历着变化的过程。而这正发生在金鱼缸里。它所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妒忌。我希望本书将开始那个进程。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今日沙特阿拉伯	(1)
第二章 沙特王朝的兴起	(17)
第三章 达兰的石油财富	(59)
第四章 1,400亿美元之梦.....	(77)
第五章 国王的军队	(93)
第六章 第一家族	(104)
第七章 专家治国论者的力量	(117)
第八章 穆斯林的女儿们	(145)
第九章 太富有引起的问题	(158)
第十章 未来——由真主安排	(176)

第一章 今日沙特阿拉伯

大臣办公室早上向我发出邀请，约我去赴晚宴。一辆小轿车将于上午九时许来旅馆接我。我们驱车飞快地穿过利雅得市，沿着市区积满尘土的道路颠簸而行，接着转上了一条笔直宽广、直接通往沙漠的公路。公路两旁一片片方形的沙地，标上了准备买进、卖出或在其上建屋的记号。地产交易十分兴隆。大臣在大门口迎接我们。他的房子四周是一圈高墙，既堵住了流沙，也保住了他家的清静。我们穿过门厅，走进一间大接待室。地板上厚厚地铺着用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地毯，十分豪华的扶手椅紧靠着三面墙壁排列着——第四面用一架屏风同餐厅相隔开。主人作了介绍——同我一起到达的还有另外两位大臣，早已先到的是两位英国记者，一位加拿大银行家，一位美国报纸发行人和一位外交官。全都是男人。我们沿着房间的四周坐下来。肤色黝黑的也门仆人，把香喷喷的卡尔杜穆姆咖啡注入小杯子，动作准确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一手端五杯咖啡，一杯攥着一杯。

仆人们来回走动，悄悄地在各处斟满一杯又一杯咖啡，直到每一位客人至少喝下五杯为止。

谈话内容无所不包——我们谈到了这个国家、它的天气、我们主人的健康状况等等。有的人提到了沙特阿拉伯禁止女人开车——甚至外国女人也必须雇个司机。但是，正如在座的那位最年轻的大臣指出的那样，“诸位是在谈论女人开车的问题，对于你们所说的，我们恰恰是认真对待的。”这是那天晚上仅有的一次提到女人——所谈的是正经事。

客人们的谈话在房间里懒洋洋地进行着，他们的杯子不断有人来斟满咖啡。这时我坐在角落里，冷眼环顾四周。我身旁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盏小台灯——其底座似乎是镀金的。它看起来既坚固又贵重。但是灯罩仍然蒙着一层塑料薄膜，在灯罩下面贴着制造商的一条使用须知：“使用灯罩时务须揭去包装的薄膜。”——在我看来，这个情况正好说明今日沙特阿拉伯的问题和进展。因为也门仆人们目不识丁，所以他们不可能看懂这张使用须知。他们的主人又太忙，国务缠身，没有时间，甚至也不乐意去读这张用户须知。

象这样的鲜明对照，你在沙特阿拉伯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他们拥有世界上设备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然而却没有足够的医生来为居民服务。他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兴建着学校，然而主要却不得不依靠外国教师和教授来教育人民。他们所制订的发展计划是最为雄心勃勃的，而且资金也很雄厚，然而却不得不靠外国人来修建道路、学校、房屋和港口。沙特阿拉伯的目标是要在今后10年内成为一个充分工

业化的国家，然而，贝都印人的部落却仍然在沙漠中流浪，夜宿在星空之下，服从那沙漠的永恒法则。

从历史的角度说，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历史学家们通常把这个现代国家建立的时间，追溯到1902年。当时伊本·沙特冲出沙漠，对家族所在地利雅得发动一次突然袭击，结果是攻占马斯马克城堡。这个城堡今天仍然屹立在那里。他们说，当年几乎把拉希德的行政长官钉死在门上的那把长矛的尖端，以及他那些卫士们被杀时洒在墙上的斑斑血迹，至今仍然依稀可见。我去看时，既无法证实那片嵌在门上的金属果真是他们所说的长矛尖端——同时，在积满灰尘的建筑物内部，满是年深日久、疏于管理和无数游客通过的痕迹，它是否果真还保留着当年保卫者们干了的血迹，也确实无人能够肯定。然而那扇低矮的门和门后面的第一间小屋，却一定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因为即使你是受到邀请，要进去也是很困难的。我认为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话。

不过1902年重新攻占利雅得，确实是沙特家族真正回到了他们所说的家族的老家。利雅得——意即花园——首先是在18世纪40年代由一个名叫达哈姆·宾·达瓦斯的人兴建起来的。那时，达哈姆·宾·达瓦斯的传统敌人是穆罕默德·伊本·沙特酋长，即现在国王的祖先。由于穆罕默德·伊本·沙特酋长和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酋长的进攻，宾·达瓦斯加强了利雅得的防御。沙特和阿齐兹住在迪里亚——这个地方是他们在1726年占领的。

在开始兴建利雅得以前两年，一个名叫穆罕默德·伊本·

阿卜杜勒·瓦哈比的宗教传教士，来到了迪里亚。他把伊斯兰教的严谨教规传授给酋长父子俩，要求他们恢复纯洁而简朴的生活方式，激发他们狂热的宗教热情，以致他们决心发动一场圣战，使周围乡村都皈依他们的宗教信仰。从小规模战斗开始——第一仗只有一支7人远征军——直到18世纪70年代，瓦哈比人南征北讨，使几乎整个中部平原(内志)改变了宗教信仰。从1745年到1773年，对垒两军一共进行了35场战斗；但最后，达哈姆·宾·达瓦斯屈服于不可避免的命运，逃离利雅得城。在28年的战斗中，估计有4,000人死于这些沙漠的战斗。

攻克利雅得并未使沙特家族止步。这时，在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穆罕默德·本·沙特酋长率领下，瓦哈比战士继续向前推进，所到之处都以无情镇压敌人而出名。到19世纪初，沙特国的疆域在东边已包括整个哈萨省，南边包括阿西尔，西边包括希贾兹的一部分；而且瓦哈比人的部队最远推进到了大马士革，并洗劫了伊拉克的卡尔巴拉镇。

在攻占了麦加和麦地纳这两座圣城以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开始注意到这个在他帝国内部崛起的家族。他命令其驻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收复这两座圣城，并消灭处于萌芽状态的沙特国。麦加于1812年陷落，接着卡锡姆于1817年陷落。在被围困达6个月之后，沙特首都迪里亚于1818年失守并被夷为平地。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当时留下的废墟，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在上一世纪余下的大部分岁月里，利雅得成了沙特家族

的目标和象征。最先是被废黜了的酋长的侄子图尔基·伊本·阿卜杜拉攻占了迪里亚和利雅得，而且由于传统首都的荒芜而选择了利雅得作为其政府的所在地。图尔基·伊本·阿卜杜拉在参加星期五祈祷仪式之后，被米沙里·伊本·阿卜杜勒·拉赫曼所暗杀，但后者又被图尔基的儿子费萨尔所杀。费萨尔·伊本·图尔基在1843年至1865年的统治期间，给内志国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但是在他死后有过更多争吵，直到沙特家族被穆罕默德·伊本·拉希德所击败，后者于1887年在利雅得派驻自己的行政长官。

沙特家族后来又有一次打回老家的短暂的尝试，很英勇，但是失败了。到了1891年，骄傲的沙特家族不得不向科威特统治者谋求庇护。阿卜杜勒·拉赫曼把他10岁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和他11岁的女儿努拉，装进骆驼背上的口袋，带到了科威特。10年以后，阿卜杜勒·阿齐兹带了一小批支持者（他们叫作伊克万，意即兄弟会），开始了持续1年多的穿越沙漠的旅行。1902年到达利雅得城墙之下，阿齐兹同手下的9个人翻墙而入。他们在路上碰到了参加过祈祷仪式回来的行政长官阿杰拉姆，经过激战，杀死了阿杰拉姆，并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阿卜杜勒·阿齐兹由此继续建立他的王国。

这就是这个王国的简单历史。这个王国目前拥有的金钱已经多到它确实不知道如何处理的地步。这就是今天中东一个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的背景。这个国家正运用其财富，稳妥地保持其四邻各国的稳定。这个国家的全部财富只有美

国、西德和日本才能与之相匹敌——而即使是这些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对于沙特阿拉伯金钱的强大威力也不得不甘拜下风。然而，甚至就其财富来说，历史也是很短的。从20世纪30年代最初发现石油起，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费萨尔从他哥哥沙特那里接管权力，才把财源置于控制之下；一直到了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把油价提高3倍，这才使沙特阿拉伯终于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富有而强大的国家。即使在当时也有人在准备着另一次打击——费萨尔在他每周举行的议会会议上，被他的一名远亲所暗杀。阿拉伯世界——甚至全世界——一度感到震惊，不晓得还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这时候哈立德王储按计划继位了，沙特阿拉伯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然而，恰恰是仍然举行议会会议这一事实，使观察家回过头看到了沙特家族的创建以及传统的领导方式。沙漠中的人民有权向他们的国王请愿。他们会称他“兄弟”，把需要他干的事告诉他。议会现在虽然在装有空调器的舒适环境中进行，但是却同当年阿卜杜勒·阿齐兹在沙漠中旅行，在他的帐篷下面接见僚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正如费萨尔在推翻沙特王时所表明的那样，一个人能否继续当领袖，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愿。然而，这里也有要求改革的压力，尽管用改革这个字眼是否恰当还有待探讨。在一个国家里，有无数的人还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在沙漠中游牧，还有许多人只是在最近才住进城市，普选权在这里行得通吗？一人一票，就所涉及的问题来说，看来是办不到的。或者，你就得准许象石油大臣

扎基·亚马尼或计划大臣希沙姆·纳齐尔这样一些技术管理专家有更大的发言权(沙特王朝正越来越多地这样做)。还有,当你手头仍有一个庞大的教育问题有待解决时,你的前进速度究竟应该多快;尽管沙特阿拉伯只用了5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大多数其他国家花了30年才能取得的成就——把95%的6至11岁的儿童送进了学校。任务是艰巨的——在教育系统的4万名教师中,8,000名是埃及人,6,000名是约旦人,另外还有3,000名是巴勒斯坦人。

在教育领域,也象沙特阿拉伯生活中的大多数其他领域一样,同传统发生的冲突和向未来提出的挑战是比比皆是的。女孩子受教育的方式与男孩子相同,然而却严格地实行隔离,于是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负责女子教育的总监纳赛尔·宾·哈马·拉希德(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官)从来没有进过任何一所女子学校,除非在学校空无一人的时候。但是对于女子想达到的受教育的程度倒未加限制——6名女学生正在英国进修商业研究生的课程,7名正在进修医学研究生的课程。可是,将来她们回国以后会去干什么,却是大家都拿不准的事。为了弥补女教师的不足,现在已经允许大学里的女生通过闭路电视听男讲师讲解她们所选的课。强调教育的理由是,沙特阿拉伯想在沙漠下面的石油资源用完之前做到自给自足。

欧洲人很容易会去嘲笑这种对人材的明显浪费,除非你认识到,就那些已被公认的变革来说,它们使沙特体制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已经引起许多问题。据说,当有人建议安

装第一部电话时，虔诚的教徒曾经满怀忧虑，直到他们从电话里听到了朗诵《古兰经》的经文时，才真放了心。对于电台和电视广播也持同样的态度。人们争论说，传播《古兰经》教义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坏的呢？这乍听起来，好象有人试图嘲笑沙特阿拉伯人笃信的宗教信仰。根本不是。对沙特阿拉伯人来说，他们的宗教信仰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超出了大多数欧洲人所能理解的程度。因为欧洲已经离开上帝和教会很远了。而这却正是沙特阿拉伯人的要害。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宗教就是基石，就是他们用来衡量各种事情的标尺。如果用了“真主的意愿”这句话，那么，这并不仅仅是一句俗套，一种礼貌的用法，而是一个真诚的信念，即：不管他们渴望什么，是否获得成功都只取决于真主。因此，教育的核心就是沙赖赫，即圣法。这是最重要的课目，约占去学生1/3的时间。当然，它也导致奇怪的冲突——比方说，学习西方经济时，利率问题上就意见纷纭。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人看来，采用西方货币制度，加上赚取利息，必然同沙特阿拉伯人所信仰的背道而驰。但是，发生在王国以外的事可能超出他们控制的范围。在王国以内，在诸如第一花旗银行（它在利雅得设有分行）这样的一些银行里，利息则成了一项劳务费，按大致相同的方法计算出来，只是改换了名称。

坚持宗教（即坚持伊斯兰教）也是一种防卫性措施，用来对付正在伺机摧毁伊斯兰教的各种“主义”，其中最大的一种主义就是实利主义——只是因为他们拥有如此大量的钱财，人们很难懂得他们如何才能反掉实利主义。已故的费萨尔国

王尽力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虔诚地做祷告，并过着一种朴实无华的生活。但是，正如一家科威特报纸在1976年夏天指出的那样，许许多多来自波斯湾和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人正在伦敦的赌桌旁边度夏，正在同不是其妻子的女人鬼混，并且在饭店里狂吃滥饮。这家报纸称他们是“大腹便便者”。这种形象是行为上极为严谨的沙特阿拉伯人所痛恨的。而且这个王国中有许多人深信，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财富终将成为他们的祸根。

为了加强防御以阻挡财富所包藏的坏影响，方式之一就是：这个国家至今仍然禁售含有酒精的饮料，而且没有电影院、剧场或者其他能够让公众聚在一起的任何娱乐场所。餐馆很多，但是饮料只限于当地外侨所熟知的“沙特香槟酒”——一种用佩里埃水，或一些其它起泡沫的矿泉水同苹果汁相混合的饮料。一家英国公司已经开始向沙特阿拉伯出售近似啤酒的饮料——它看起来、尝起来都象啤酒，但不含酒精。你能够在沙特阿拉伯喝酒——在阿美石油公司的院子内，位于最早发现石油的西海岸上一大片属于美国的地方。但是，即使在阿美石油公司场地内，一个人也得小心谨慎——对外国人来说，喝醉酒所受的处罚，可能是立即被驱逐出境。正式禁止外国人喝酒是由20世纪40年代一次事件引起的；当时一位沙特阿拉伯的亲王喝醉了酒，开枪把英国驻吉达的副领事打死了。伊本·沙特经人劝说没有绞死那位亲王，却从此禁止非穆斯林喝酒。

宗教还跟另一项西方的巨大影响——男女平权——作斗

争。我在谈教育问题时，已经涉及这个主题。神圣的《古兰经》相当明确地规定了男子对他家里女人的职责——虽然有人争辩说，这项把妇女隔绝得如此彻底的严峻的沙特阿拉伯法则，是他们自己搞出来的，而且仅仅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话所作的一种解释。可能是这样，但是对于走进利雅得市场的欧洲人来说，看到黑色的影子沿着墙根移动却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景象。不时地会有一双闪烁的眼睛提醒你，面纱后面是一个女人。

沙特阿拉伯人想要征服的另一个“主义”是共产主义。如果你考察一下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广泛提供援助的方式，以及在油价上涨3倍后的短短3年中，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如何日益增长，你就不难看出，为什么阿拉伯世界看来已经在政治上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变最大的是安瓦尔·萨达特，这位埃及总统赶走了俄国人，又回到了美国人的怀抱——这正是沙特阿拉伯人一直耐心谋求的行动。在波斯湾地区，沙特阿拉伯对南也门的支持，使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变为一个温和得多的政府。这就停止了也门对佐法尔叛乱分子的援助，并从而给该地区带来了较大的稳定。它还起了阻止伊朗军队介入冲突的作用——不过那是另外一码事了。在红海地区，沙特阿拉伯人正试图把索马里人从莫斯科那里拉过来。他们还正在支持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这批穆斯林游击队正开始在索马里的传统敌人埃塞俄比亚境内成功地向前推进。他们正在拉拢吉布提人民，他们用钱在帮助苏丹总统尼迈里。